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源起

我是上大學離開家裡，才開始擁有第一支手機。那時爸媽帶我去挑了一支 NOKIA 3210，並搭配跟他們一樣的中華電信門號，以便網內互打可以省點錢。之後，爸媽也沿用相同的手機政策，準備等妹妹上大學，才為她辦手機。當時，家人都認為，高中生住在家裡，方便得很，根本不需要手機。妹妹對於這樣的狀態沒有異議，從來都沒有吵著要買，爸媽也覺得妹妹真乖，一切都很和平。直到某天，我才驚覺，這種和平，是妹妹精心設計、苦心營造的，在這表面的和平之下，其實暗潮洶湧、驚心動魄。

那天深夜，我聽到妹妹房間裡隱約傳出談笑聲。經過追問，我才知道，妹妹躲在熄燈的房間裡秘密地講手機，她背著家人偷偷擁有一支手機，已經很久了。這時，一連串的問題開始從我腦中蹦出來：爸媽沒有買手機給她，她沒有錢，去哪裡弄來一支手機？怎麼繳帳單？全家人都不知道她有手機，更不知道她的手機號碼，那會有誰知道她的手機號碼？

妹妹說，那是同學不要的手機，門號則是她自己去便利商店買預付卡，因為未成年需要監護人授權，還偷偷從家裡拿媽媽的雙證件去辦理。手機平常帶去學校，睡覺時才關在房間裡充電。出去上學時，充電器就塞在棉被裡或是床墊下。她在家裡也必須穿著有口袋的褲子，因為手機設定為無聲震動模式，隨身藏在口袋中，以免不小心被家人發現。

我腦中有更多問題了：為什麼同學可以無條件送她舊手機？有什麼人、或是什麼事值得讓一個高二的男生冒著被責備的風險，以躲躲藏藏的方式來聯絡？她又怎麼能隱藏地這麼好，與爸媽住在同一個空間中，卻能發展一套地下使用模式，神秘卻怡然自得地運用手機？

這些疑惑，開啓了我對青少年日常生活中手機使用的興趣。妹妹運用手機的方式，是單一家庭裡特有的案例，或是現在中學生普遍的現象呢？我進而開始查詢相關調查數據。

根據金車教育基金會 2006 年所做的「台灣青少年手機使用調查報告」，11 歲至 20 歲的學生，有 66% 擁有專用手機；而辦理手機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自己需要(77.02%)；超過五成有手機的學生(58.88%)夜間睡覺不會關機；近四成的學生手機族會用行動電話在深夜聊天。而富邦文教基金會於 2004 年舉行的「全國青少年媒體使用行為研究調查」更指出，超過三分之二的國高中生認為，手機

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媒體，對生活的影響程度大於網路與電視。以上這些數據顯示，手機在多數青少年生活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手機最初是以商場業務需求取向來設計與行銷，原本是專業、商業導向的科技產品，但在九零年代末期開始被青少年消費文化挾持，結合網際網路以及面對面的互動，成為中產階級青少年普遍近用的媒介，產生全新的文化典範 (Fujimoto, 2005)。這種全新的手機文化，已在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中鋪展開來。

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場域：青少年與日常生活

一、嵌入日常生活的多元使用

青少年的生活，不論時間或空間，其實處處受限於成人所設定的結構。一個普通中學生的一天，通常是這樣過的：早上起床去上學，依循學校制定的作息時間度過整個白天，下了課到補習班，補完習回到家裡，做完作業睡覺……這些過程都受到成人的監督與控制。就算走出學校或家庭，到公共場所休閒、玩樂時也是一樣，因為這些空間與秩序都是由成人所建構與監督的。而在受限的結構中，青少年的手機使用樣貌，卻有意想不到的豐富多元。

青少年隨時抓著手機傳簡訊、用手機拍下生活中的大小事、把符合自己心情的圖片設定為待機畫面、無聊時玩手機裡的遊戲、通勤時將手機接上耳機聽音樂、逛街時與朋友分享手機裡剛下載的鈴聲與 MP3……不論在街頭、校園、大眾運輸上，我們隨時都可以看到沉浸在手機裡的青少年。根據 E-ICP 東方線上資料庫的統計，在手機既有功能的使用上，青少年族群運用得最淋漓盡致。如表 1 所示，手機裡的編輯鈴聲、錄音、mp3 播放與下載、錄影、計數器、字典等功能，相較於其他年齡層，13~19 歲的族群擁有最高的使用比例；而在加值服務功能的使用上，文字簡訊、來電答鈴、圖片與鈴聲下載的使用率，也由 13~19 歲的族群奪冠(E-ICP 東方線上資料庫，2008)。由此可推測，手機對青少年來說，已不只是用來連絡、說話的工具，更是個人風格化的商品，許多功能使用都存在個人感性情緒的意義。

表 1：各年齡層的手機功能使用

%	全體	13-19歲	20-29歲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64歲
樣本數	1169	135	306	294	271	134	29
都沒有	51.1	29.6	34.0	49.7	66.1	74.6	96.6
行事曆	15.1	20.7	21.2	16.7	10.0	5.2	3.4
編輯鈴聲	12.6	21.5	17.3	12.6	7.4	6.0	0.0
語音撥號	11.5	14.8	16.3	12.2	6.6	7.5	0.0
計數器	3.8	8.9	5.9	2.4	2.6	0.7	0.0
錄音	3.8	8.9	5.6	2.7	1.5	2.2	0.0
上網功能	2.0	3.7	5.2	0.3	0.4	0.0	0.0
MP3播放功能	2.8	9.6	4.6	1.4	0.4	0.7	0.0
MP3全歌下載功能	1.5	3.0	2.6	1.7	0.0	0.0	0.0
錄影功能	1.9	8.1	2.3	1.0	0.4	0.0	0.0
字典	2.0	8.1	2.0	0.7	1.5	0.0	0.0

資料來源：2006年E-ICP

(資料來源：E-ICP 東方線上資料庫，2006)

二、性別的特殊性：青少女

而這些調查數據中，性別的差異，也透露出一些值得深究的關鍵。兒福聯盟 2005 年的「台灣都會區國中小學生使用手機狀況調查報告」顯示，國中與國小學生當中，女生持有手機的比例有 56%，遠高於男生的 44%。金車教育基金會 2005 年的「台灣青少年手機使用調查報告」指出，女生明顯比男生愛用電話聊天，有 16.82% 的女同學，一講電話就超過 10 分鐘以上，女生(70.82%)也比男生(55.77%)更愛傳簡訊。而除了量化的數字之外，我們也能從生活上的觀察看出一點端倪，例如，青少女在手機上掛滿吊飾(圖 1-1)、用手機拍下生活趣事並編輯成故事(圖 1-2)、把張大眼睛嘟著嘴的自拍照片設定成桌布(圖 1-3)、手機與其他隨身攜帶的物品都用自己喜愛的卡通人物(圖 1-4)，這種豐富多元的手機使用現象，似乎在青少女族群中最為明顯。

圖 1-1 韓國少女的手機



(資料來源：Hjorth, 2006)

圖 1-2 國中女生手機裡加框編輯過的相片



(本研究翻拍自受訪者 Nana 手機)

圖 1-3 高職女生手機待機畫面



(本研究翻拍自受訪者心如手機)

圖 1-4 高職女生手機、與米老鼠系列吊飾、手機套、筆記本



(本研究拍攝)

青少年在手機這項新科技媒體上，形成非常特殊的文化實踐。如日本學者 Fujimoto 在青少年行動媒體的研究中所提及，女孩的呼叫器革命 (the girls' pager revolution) 是日本九零年代青少年行動媒體文化的濫觴，讓青少年族群的文化價值被嵌入行動科技中，更使行動科技再進一步滲透到一般人群裡，讓越來越多的人參與這樣的媒體文化 (Fujimoto, 2005)。

女性在新科技的使用脈絡中，常面臨被邊緣化的困境。但在手機的使用，女性卻呈現出比男性更多元、深入且細緻的樣貌。而青少年手機傳播，在科技領域的實踐和發聲，也有其特殊且重要的意義。美國一篇各國都市脈絡裡女性手機使用的研究中，提到數位傳播科技 (例如照相機) 已經鑲嵌進女性每日生活中，特別是青少年族群，女孩擁有手機，就可以把任何空間轉化為她自己的房間與個人天堂 (Stenson, 2006)。

雖然與青少年處於同一成長階段，但青少年特有的生活經驗，加上師長、社

會給予她們有別於青少年的期待，都讓青少年在家庭、學校、社會結構中具有特殊的位置，青少年也會以不同的方式去應對加諸她們生活中的空間限制與結構。而青少年運用手機的方式，與其日常生活的時空限制與權力結構，又有什麼樣的關係呢？手機是否帶來某些可能性與顛覆性？

三、日常生活脈絡

它是容器，是配件，是急救箱，是運輸工具，是朋友，是安全感，是自由，是移動的家、移動的工作室；是形象，是風格，是隱私，是負擔，也是垃圾袋。它，裡面裝的東西在某種程度上完全表現出一個人的個性、需求、生活縮影和喜好，同時也清楚的喊出了每個人的個性宣言。

王怡穎，《私囊》

以上這段文字裡的「它」，指的是包包，出自一本研究一百位倫敦人包包的攝影集。而我認為，若將文中的「它」置換成「手機」，也完全貼切。

手機具有可移動、可隨時進入、無所不在的特性，是最貼近個人日常生活的媒體。它可穿戴、可記錄、可儲存，青少年能隨時在其上創造、展示與分享各式文本，可被視為一個行動個人史料館、行動個人作品集、行動舞台、行動倉庫。

因此，我認為手機可以當作一個入口，去探索青少年日常生活中藉由手機展現出的能動性(agency)。根據日本的研究，日本青少年頻繁使用手機簡訊，是一種他們在每日生活中奮鬥的作為，與成人所建立、控制的生活架構相抗衡(Ito&Okabe, 2005)。而除了簡訊之外，青少年藉由手機，也發展出更多形形色色的生活文本。首先，是留下可見軌跡的使用實踐，像是**手機裡**的照片、影片、通話紀錄、通訊錄、鈴聲、行事曆，**手機外面**的吊飾、水鑽裝飾、貼紙、手機袋；其次，是其他沒有留下可見軌跡、卻實實在在透過手機所產生的行動與意義。這些種種，都與青少年的日常生活脈絡綿密交織，延展出屬於青少年特有的手機文化。

因此，手機可以是一個研究的切入點，從中探索青少年在成人制定的結構中(學校、家庭、其他社會機構)，如何掌握這種新媒體，將這種有限的媒體資源靈活運用，以悠遊在結構框限中，甚至進行創造或是抵抗。

第三節 名詞釋義

經由以上分析，在此再將本研究主題中的名詞，做更明確的界定。

一、手機

2007 年上市的 Nokia N95 手機，其全球廣告標語為「It's not one thing, it's many.」，中文廣告翻譯為「只有一樣，但不只一樣」，強調此款手機將 PDA、衛星導航、相機、影音播放.....等等多元功能整合為一。

而這也正是現今手機的寫照。手機不再只是在行動中的通話工具，代表的意義已經超越了「行動電話」字面上所能涵蓋的範圍。在傳統通信媒體的通訊用途之外，越來越多的功能附加於上，就算不是昂貴頂級手機的使用者，一般人也時常會運用手機中內建的多種功能，例如前一節表 1 的行事曆、編輯鈴聲、計數器、錄影、字典、計算機等功能。這些附加於手機上的功能，雖然其他的媒體或科技產品也能達成，但卻是因為手機的存在，而被整合為一個可隨身攜帶的媒體平台。

而本研究就是以此觀點，來看待手機在人們生活中的所扮演的角色。本研究中提到的手機使用，不僅僅是傳統的通信，也涵蓋在手機這個裝置上從事的所有活動。

二、青少年

本研究中的青少年，是指國中與高中學習階段的女學生。在這個學習階段的青少年，除了心理與生理逐漸成熟之外，也介於脫離國小與進入大學之間。由於國小的學童仍多被視為兒童階段，獨立的渴望尚未成形，也還不須承擔太多體制中的升學壓力，手機的使用也不如國高中生多元且嫻熟；而進入大學階段之後，家長與學校的管制就開始鬆緩，壓抑減少，手機使用的抵抗意涵也相對減少。因此，唯有在國高中階段的青少年，才最能展現在日常生活中，手機使用對外在結構抗衡的意義，因此，我以學習階段作為區分，以國中、高中、高職與五專階段的青少年為對象。

此外，本研究採質化研究方法，雖然沒有意圖將研究結果概推至青少年全體，但為了解現今青少年使用手機的普遍現象，所以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也是力求能發現一般青少年的全貌，而非偏重於特殊重度使用的族群。因此，研究個案的選兼顧一般使用者與相對重度的使用者(詳見第三章第二節)。

三、結構

每個人都生存在結構之中，不僅僅是青少年階段的人們，成人也有成人必須面對的結構，但本研究欲突顯青少年階段的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結構限制的

狀態。而在展開分析論述之前，我要提出來特別說明的是，本研究中討論的「結構」並沒有負面的意涵。但因為此年齡的青少女／年處於特殊的發展階段，結構在其身上的作用與影響，與身在其它社會位置的人們所受到的結構影響是有很大差異的。

青少年階段是兒童與成年間的過度期，不論在生理、認知、性別角色、自我、生涯方面都有新成長，而伴隨而來的，則是家庭、同儕、社會和文化對青少年的新反應與期望(劉玉玲，2005)。也因為如此，青少年在社會中具備的權利與義務，處於一種過渡且曖昧的階段，而這種曖昧對於掌握社會中大部分權利與資源的既得利益世代來說，可能視其為危及既存的社會結構與規範，因此，青少年常被視為是有問題的、而且需要社會密切關注(監管)的人口群(何春蕤，1997)。也可以說，對於尚未成年的年輕人而言，整個生活其實都是由「成規」所構造的，而這種以「為了你好」為出發點的教育，常常是豐富人性的功能少，「馴化」人性的作用大(史英，2005)。

所以，對青少年而言，結構的存在有理性的必要，可帶來教育與引導的功能，但另一方面，青少年也的確承受了比其他階段更嚴密與規格化的結構限制。

進一步針對台灣的环境來討論，會發現台灣社會結構、青少年文化與教育之間的現象：學校要求學生「模仿」和學習老師，服從團體成就標準。個人的主體性與欲求臣服於學校和社會的需求，學生個人的需求和自我興趣常被視為社會國家進步的絆腳石，必須加以壓抑或放棄(劉玉玲，2005)。而青少年學生大部份的時間又都在學校中(詳見第四章第三節，表 4-13)，因此在時間、空間、發展與權力上又更顯現出被結構侷限的特徵。

日本學者 Ito 更從權力結構的角度，來探討青少年媒體使用的特殊性。青少年雖然邁向獨立，但仍成人長輩認為輕浮、尚未社會化完成，也尚未享有近用成人權利、責任與資源的機會，在成人控制之下，青少年處於一種權利被剝奪的位置(*disfranchised position*)，藉由用手機與朋友聯繫、追求科技與流行潮流的同時，也是在用這些媒體裝置去與這種權力弱勢的狀態相抗衡(Ito，2005a)。

因此，要了解青少女／年的手機使用，就要從了解青少年在結構之下與成人不對稱的權力關係開始著手。

四、棄用

在研究問題中，我將提出青少女在日常生活中手機的使用、挪用與棄用。我所欲探討的「棄用」，是指放棄使用手機中的某種功能，而非放棄使用手機。當使用者面對結構中的限制時，會妥善謀畫所要運用的手機戰術，因為個別原因而善用某些功能、也棄絕某些功能。但整體來說，手機這個裝置仍然是青少女最常貼身使用的媒體，沒有棄用手機的狀況。

第四節 研究取徑

檢視國內手機相關研究，通常聚焦在通訊技術、市場行銷面向，鮮少探討手機傳播的文化意義。例如，在青少年手機的使用研究當中，多是透過量化調查以探討人際關係、建立自我認同等議題(張庭譽，2002；王啓璋，2003)，或是將使用者視為消費者，進行生活型態與偏好研究(葛晶瑩，2003；楊聖慧，2004)，這些研究忽略生活脈絡，多半將大眾區分成幾個族群，或以人口統計學變項來解釋特定族群的喜好與需求，無法深入探究日常生活各脈絡下的手機使用意涵。

而以生活脈絡與個體處境為切入點，探討青少年手機使用文化意涵的研究，只有兩篇。其一以較為批判的論述，援引布迪厄的「秀異」(distinction)觀點，描繪出青少年手機符號消費的圖像(周永捷，2004)，但忽略了青少年主動詮釋消費行為的能動性，以及手機使用之於青少年生活的多元意義。另一篇研究特別關注青少女手機的使用，探討天主教女校學生如何運用手機作為從校園嚴密規訓中逃逸的工具，並建立認同(姜穎，2008)。此研究雖然已觸及青少女在結構中的位置與手機使用的交互關係，但僅聚焦在校園內，著眼於手機拓展的人際網路對於校園規範與情愛禁忌的衝擊，而校園之外的使用脈絡並無著墨。更重要的是，以上研究，完全忽視了現今年輕族群使用手機的多元創意、手機裡裡外外展現的豐富文本，以及這些文本鑲嵌入青少女生活中的意義。

青少女持著手機，在由成人掌控的結構之中進行編寫訊息、拍照、下載鈴聲……等各式各樣的使用。而在實踐的同時，其實也正遵循著由上而下所生產的秩序。例如，必須遷就手機裡的既有功能、只能拍攝固定畫質的圖片、在上課時不准使用手機……等等，但這些框限卻無法完全限定青少女使用手機的可能性。本研究則關注「手機使用」與「青少女日常生活脈絡」交互作用之下，編織出的文化意義，進一步企圖理解手機這項媒體科技，如何被嵌入青少女受制的文化結構裡，甚至成為無形的武器，被青少女挪用來與成人所建立的結構抗衡。

第五節 問題意識與研究目的

我們知道手機在青少女生活裡佔有重要的位置，也產生特殊的使用文化。然而，在一般成人的眼光中，這種現象又代表什麼呢？我們來看以下的文字：

因手機產生的學生事故將成為隱憂……由於科技帶給人類方便的趨勢無法檔，因此越來越多的少年犯罪、被騙都是利用行動電話作為聯絡工具，孩子是否真的需要手機，呼籲家長要認真考慮。建議孩子已有手機

的家長，應該多關心孩子使用情形，並給與適時適當的輔導。(金車教育基金會，2005)

這是從一份國中學生手機使用調查報告的結果中，摘錄出建議部分。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這裡的觀點：青少年愛用手机，是一種隱憂，是需要輔導的。但是，如果有青少年「愛補習」、「愛寫測驗卷」，我們會說這樣的現象需要輔導嗎？而下面這段文字也透露出類似的觀點：

日本東京大學社會學教授中川說，小孩對手機的熱切已到了著魔的程度……隨著手機成為生活中心，手機也演變成一種武器--武器透過手機簡訊，小孩很容易想也不想地互相謾罵。(謝瓊竹編譯，2008)

這段文字中，以「著魔」兩字來形容兒童對手機的高度涉入，就已經代表此研究者與敘事者對於兒童與手機的關係所預設的立場：手機是不好的。而手機變成武器，並不是探討手機對於使用者本身有何自衛或與結構抗衡的議題，而是指兒童同儕之間相互殘殺的武器，直指手機與網路霸凌（cyberbullying）的負面現象。

而這種觀點，其實就是現在多數輿論、學校、家長的態度。這樣的態度沒有錯，但值得深思的是，這是一種成人本位的觀點，在此觀點之下，當我們看見兒童與青少年對手機深度涉入時，將會過於急切地想「導正」一切，因此無論青少年展現了多少使用的樣貌，最後導出的結論，通常是呼籲家長與學校教育孩子少用手机，並建議政府加強維護公用電話讓兒童與青少年使用，以代替手機(如兒福聯盟在 2005 年的調查報告)。

在成人本位、去脈絡化的觀察之下，青少年就是在「玩手机」，還玩出了一堆問題。但事實上，青少年不僅僅是在「玩手机」而已，我希望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在青少年的生活脈絡之下，探究為什麼她們為什麼這樣玩、玩出了什麼意義。

正如日本學者 Misukoshi(2005)所指出，當手機深入兒童與青少年的生活時，我們不應再只是教兒童或青少年怎麼傳簡訊、怎麼在公共場所正確遵守機規範、怎樣拒絕色情簡訊……等等，這些概念，是採取一種「社會規範是正確的」的角度，卻沒有注意到手機本身已經暗中顛覆了原有的社會規範。

因此，我並非以二元對立的態度，欲以「愛用手机是好的」，來推翻前述「愛用手机是危險的」的看法；而是經由本研究，希望能提供一個以青少年為主體的角度，深入青少年日常生活，找尋隱藏現象背後的動機、意義與能動性。

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於，從日常生活切入，重視脈絡、個體的分殊性與多樣性，探索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多元且深度的手機使用樣貌。首先，釐清青少年在生活

脈絡中有哪些使用、挪用、棄用的實踐，並從青少年手機內外的各種文本(例如手機裡的照片、影片、通話紀錄、通訊錄、鈴聲、行事曆，手機外面的吊飾、水鑽裝飾、貼紙、手機袋)中，拼湊出日常生活軌跡，進一步從中發現青少年在成人制定的結構中處於何種位置。其次，探究這些實踐與文本背後的動機，以及對青少年的意義。接下來，帶進日常生活理論中針對能動性與機會的論述，探討青少年這些手機運用的方式、創造出的文本、背後的動機，對結構展現出的能動性與抵抗的意涵。根據以上目的，提出本文的研究問題，並以圖 1-5 呈現相互關係：

1. 青少年日常生活如何使用、挪用、棄用手机？在手机這個器物內外創造出哪些文本？
2. 上述實踐顯示出青少年在結構中處於何種位置？
3. 青少年在手机上多元且豐富的實踐，背後有何動機與意義？
4. 青少年是否用手机展現了能動性以及抵抗結構的意涵？

圖 1-5 本研究架構

